


刷刷刷,“10万+”阅读量有鬼!

公众号刷量成灰色产业链,引入第三方监督或为良策

 新华社 周琳 叶健

图文阅读量千次15元,转发分享量百次40元,有活跃度的微信粉500粉20元……

如病毒般蔓延的泡沫“阅读量”,正在不断侵蚀互联网的诚信生态。自媒体行业日益虚高的广告开价,催生出巨额估值的“虚胖”企业。

连日来,部分微信公众号刷量工具意外失效,开始戳破众多“10万+”大号的泡沫。然而,记者最新调查发现,刷量灰色产业链和平台之间的“猫鼠斗”,仍在通过真人代刷等“变种”升级。刷量闹剧究竟“涮”了谁?



提醒道:“如果不是很急可以再等等,后面还是会降价的。”

其二是“真人上阵”。一个专做刷号的人士对记者说,刷量的需求还存在,公司现在就是通过真人刷的方法,帮一些大号渡过难关,还会在偏远地区招聘价格相对低、但时间相对稳定的兼职人员。

广告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人工刷量绝对是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口优势,通过建立很多专业的粉丝群,群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刷量,再通过网络红包的方式进行奖励,这个也会很快把阅读量刷上来。“虽然是微利,但绝大多数任务都是瞬间被秒完。”

其三是“工具升级”。孙巍说,现在微信封杀了一些工具后,刷量技术工具也在不断迭代升级,有些“技术流”利用互联网刷量套取各种福利。有商家就向记者确保:“过去有几个常用软件,而且软件有分销机制,不同级别的账号和密码,分销的价格也不一样。”

刷量工具瘫痪 “10万+”公众号大幅缩水

9月底,随着微信系统的升级,许多原本阅读量轻松达到“10万+”的知名公众号,图文推送的阅读量大幅缩水,有的甚至只有平时的几十分之一。

随着平台的壮大,刷点赞数、阅读量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灰色产业链。日益膨胀的数据,动辄百万级甚至过亿级的估值,一方面让读者难辨真假,另一方面也令资本为其虚高泡沫付费。

新榜创始人徐达内告诉记者,如果以9月28日当天发布内容的数据作为基准的话,那么有不到10%的大号当日跌幅超过50%,其中有124家阅读量下降了80%。“单日阅读数有所涨跌是正常的波动,超过50%恐怕就有一些刷量的嫌疑了,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然而,微信和刷量之间的斗争远未结束,刷量的需求却还在继续。虽然以“微信+阅读量”为关键词已不能搜索,但是换成“微信+量”搜索,依然能在淘宝上找到15页商家,价格从1元到几十元报价不等。

记者在一家淘宝店看到,该店“主营投票刷票业务,内网、外网纯手工投票,关注加粉,手工扫码,详询店内客服”。其微信刷量有一套详细的收费标准:“关注6毛一个;1000个阅读80元,不保证速度,没完成的按照已做的数

量结算”。

“不夸张地说,商业账号以及公关公司合作账号阅读量‘10万+’的,有不少都有刷量嫌疑。”北京快侠科技创始人孙巍说,刷量方式有两种:通过人工的方式点赞和转发互刷,或者利用软件或机器人代刷。刷量的软件都是刷单平台内部掌握,很少对外出售。在一些直播平台里,刷粉最高能达到90%。

“猫鼠斗”升级 坐地起价、真人上阵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微信公众号在推广中,为了快速提升关注数、阅读量,求助水军购买粉丝的方法,已经成为见怪不怪之事,甚至滋生出以刷量为主营业务、却打着互联网创业幌子的专业公司。

诚信与虚假的“猫鼠斗”,似乎从互联网诞生之始就一直存在,逐渐演变为公关公司、公号运营者、投资人、企业主等多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当技术对其伸出打击之手时,它也在不断升级新变种。

其一是“坐地起价”。一家名为“微制造”刷量平台的客服告诉记者,千次阅读的价格已从7元、8元涨至24元,原因就是“微信调整了,一些工具不能用了,价格上涨了”。由于现在不少改为了人工单,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不过客服也

遏制刷量闹剧 让诚信者体面生存

网站刷流量提升排名,电商刷单增加信誉伪造销售额,直播平台刷人数制造虚假人气……一些投机钻营人士,借助刷量的方式营造虚假繁荣,只要是吸引眼球的数字,就能和“金钱”挂钩,从市场中谋取利益。


受访专家表示,刷量庞大而诱人的利益输送链条,让网络生态受损,反噬着真正的优质内容创造者,扭曲的价值也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一旦诱导资本“脱实向虚”,受到危害的可能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对此种乱象决不能听之任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低廉的人工成本,让即使是微利的人工刷量,也无法完全消失。但对于平台而言,如何通过更加透明的机制设置,让第三方机构监督用户的分布、访问时间等真实数据,而不是仅通过阅读量和点赞量来评价,恐怕是遏制刷量闹剧上演的关键所在。

孙巍表示,不止是微信,包括直播、短视频等新的互联网传播或社交平台,一开始都会刷量,但必须引入第三方监控平台,给投资人以及社会公众以证明信息,同时曝光违规的公众号。对于其中可能涉及的信用欺诈甚至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应从法律上进行规制。

妈妈去世多日无人知 智障儿一直睡遗体旁

特殊人群家庭支持政策盲区亟须关注

 《中国青年报》 张文凌

14岁智障孩子小山最近几天在云南省昆明市救助管理站生活得很开心,喜欢边吃饭边唱歌,喜欢看电视里的音乐频道。他并不知道,他已经成为孤儿。

然而,作为一个临时救助机构,昆明市救助管理站不是专业的智残人托养机构,没有专业力量让逐渐长大的小山康复。小山未来被安置在哪里,仍然是件令人揪心的事。

“小山的遭遇再次显现出智残人托养机构的缺乏成为残疾人事业的一块短板。”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副教授、云南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周波说。

睡在妈妈遗体旁的智障儿

今年6月3日16时20分,昆明市栗树头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称一邻居家弥漫着恶臭。民警赶到穿金路某小区一套出租屋,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倒抽一口冷气——

屋里大床上躺着的一名女性已经去世,遗体腐烂生蛆。睡在她旁边的男孩满身大便、头发又长又乱。

前来救护的担架员刘师傅抱起衣着单薄、瘦骨嶙峋的男孩,“感觉身上全是骨头”。经对事发现场勘查取证,排除他杀。

警方根据家属要求进行尸检后,初步判断这名女性已死亡2至3天。

这名被送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男孩,体重只有20公斤,几乎不会说话。经诊断,男孩为智障儿,没有自理能力。

4个月来,急诊科医护人员给孩子洗澡、理发、换衣服,教他走路、吃饭、上厕所。他们给他取名“小山”,并喊他“山哥”。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五官俊秀的山哥学会了自己吃东西,慢慢走路,主动上厕所、冲厕所,体重也增加了10公斤。

据了解,小山的妈妈是重庆人,爸爸一年多前病逝,妈妈带着小山刚搬来不久。有邻居说,平时很少见小山的妈妈出门,不知道她有没有工作。

9月30日,在昆明市民政局的安排下,小山被送到了昆明市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救助站每天有两位工作人员照顾小山。

据民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正在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公安部门正在寻找小山的监护人和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如果无法接收,再安置到福利院。

智残人托养机构缺乏

小山的遭遇被媒体曝光后,一位残障孩子的母亲在微信里写道:“小山的个案让人揪心,但更让人揪心的是,还有一些‘小山’在看不见的地方。”

和这位母亲一样,不少家长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如果自己老了、去世了,残疾孩子该托付给谁。

“智残人托养机构缺乏是残疾人事业中的短板,成为挡在众多‘小山’面前的门槛。”周波说。

据云南省残联的统计数据,目前,云南持证残疾人118万多人,其中智力残疾人约11万余人,涉及智力残疾人家庭人口达到40万人左右,其中16岁以上的成人智残人约占90%。

然而,面对如此大的需求,云南省仅有7家心智障碍助残类社会组织和机构,其中有专业社工服务的只有两家,但服务层次不高,其他机构只有简单的培训,甚至没有培训,只提供低层次的服务。

这些机构都在昆明市,昆明市有持证智力残疾人1.7万余人,涉及智力残疾人家庭人口6万人左右,其他州市为空白。

周波有一个患有苯丙酮尿症的儿子,10多年来,她利用所有社会关系来给儿子寻找学校和托管机构。

13年里,他们辗转了9个学校和服务机构,由于护理人员少、素质低,儿子被虐待过、冷落过、冻伤过。他们再也不敢把儿子送进去。这两年,只能把孩子放在家中,由自己照料。

“由于心智障碍助残类社会组织的缺乏,父母逐渐步入老年,‘老残一体’家庭越来越多,成年智力残疾人面临‘无人管、无人要、无人养’的状况令人堪忧。”周波说。

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支持政策尚处空白

由于托管托养难,一些残疾人面临被拐骗的危机。

据曲靖市公安局近日通报,曲靖宣威市羊场镇盛恒砖厂负责人对6名智障人员采取打骂、拘禁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活儿,不付给任何劳动报酬。6名被解救的智障人员中,除了白万甲能说清自己家庭地址被送回家,其余5人因不知道家在哪里,被送进了救助站。

41岁的白万甲是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班茅村人,家中排行老大,因智力障碍,一直与年逾六旬的父母生活在两间土坯房里。

白万甲说,当时老板许诺他“搬一片砖给两分钱”,于是他跟着老板连夜坐班车从墨江到了宣威这家砖厂。他说,“老板是疯子,不干活儿就打”,老板常对他们拳打脚踢,有时候还扇耳光。晚上睡觉,很多人挤在一间房子,臭哄哄的。

白万甲的父亲已记不清儿子走失的具体时间,只说大概有两年没见过儿子了。白万甲走失后,家人和村民曾经找过,但一直不见其踪影。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小山的遭遇、6名智障人员被拐卖,再次显现出大龄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支持政策空白。”周波说,目前,在城市,针对大龄智力障碍群体的托养庇护、养老照顾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十分缺乏,而对农村的智力障碍群体则没有任何服务模式可供借鉴。

她指出,现行民法通则规定,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可享受相关政策,这就使智力障碍人士客观上被排除在国家一些优惠政策之外。

虽然目前云南针对智力障碍人群有低保制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重度补贴制度。但是,这些制度远远满足不了这个人群的特殊需求。

“比如医疗保险,只能满足简单的疾病医疗需求,急病、大病和疑难病症不能解决;养老保险要到60岁才能领取,而智力障碍人士因为自身病因,活到60岁以上的很少。”周波说,给予重度残疾人每个月几十元补贴,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困难。

“近90%的成年智力残疾人需要解决安置就业、康复培训和社区托管庇护服务。”她说,这个比例表明,解决好成年智力残疾人的需求,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